

菜花甲鱼

□周祖斌

春天既是赏花的季节，更是美食的季节。对于“菜花甲鱼”爱好者们而言，也迎来了他们舌尖上的春天。

甲鱼，学名“鳖”，又名王八、团鱼。甲鱼本质上不是鱼，而是一种水陆两栖爬行动物。甲鱼一般10月底进入冬眠，要到翌年菜花黄时才出去觅食。由于一个冬天的养精蓄锐，满身的脂肪经过锻炼后，肥瘦相宜，不仅味道鲜美，而且极具滋补功效，民间谓之“菜花甲鱼”。

早年的家乡，水网遍布，河塘纵横，水产丰富，在家乡的沟河堤岸边经常见到甲鱼的身影，要想吃它，花费点工夫总能达到目的。每当春暖花开之际，特别是雷雨过后，数量尤多。乡下一些捕鳌能手都有一双慧眼，在河堤上瞄个几眼，就能发现河中甲鱼的藏身处。要么用猪肝作为诱饵耐心垂钓，要么直接下水去摸，一般很少空手而归。

当年，野生甲鱼绝对是个稀罕物，价格自然不菲。时常有人拿三两只人工养殖的甲鱼冒充野生的，说是在乡下沟河里捉来的，但明眼人通过查看甲鱼背壳和脚趾，一般都能辨别。当然，人工饲养的甲鱼与野生甲鱼口感和营养价值相差甚远。

甲鱼自古以来就是大家喜爱的水产食品，早在3000年前，西周就设有“鳖人”的官职，专门负责捕鳖供奉王室食用。早在周朝帝王就以甲鱼来招待贵客及有功之臣：“饮御诸友，烹鳖脍脍。”《左传》中，还记载吃鳖“染指”的故事。古代美食家声称，甲鱼具有鸡、鹿、牛、猪、鱼5种肉的美味，素有“美食五味肉”之誉。清朝美食家袁枚专门在《随园食单》

清晴可喜

□丁维香

早晨上班到办公室，发现同事小李一个劲地在傻乐，跟她开玩笑：“这么高兴，是买彩票中奖，还是收到礼物了？”小李笑道：“没有啊。”说着她把我拖到窗前：“但是你看，原本以为今天会下雨呢，没想到有这么好的太阳，这么蓝的天，好开心。”看小李高兴的样子，不禁想起沈启无书简里的一句话：“今朝清晴可喜”。天气，清晴可喜；一个人遇到好天气，赶紧写信告诉自己的朋友，风雅可喜；小李因为好天气开心，纯真可喜。我读了看了觉得可喜。

看《枕草子》，有温柔细微的感动在心头蔓延，作者清少纳言用“有意思”来形容生活的美好。她说，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，渐渐发白的山顶，有点亮了起来，紫色的云彩细微地横在那里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秋天傍晚乌鸦归巢，是很有意思的；大雁排成行列飞去，也有趣；日没之后，风的声响，以及虫类的鸣声，也都是有意思的。桃花、杨柳是有意思的，下雨是有意思的，猫、狗是有意思的，穿衣、说话、客人来访都是有意思……

生活中可喜的有意思的东西很多，有的虽微小却温暖。它让我想起了一个词“小确幸”，出自村上春树的随笔，解释为“微小而确实的幸福”，就是那种也许你平时不曾注意，可一经提醒就会觉得世界瞬间变得如此美好的感觉，这样小确幸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。

阳台上的一盆白兰花，去年不知道生了一种什么病，枝枯叶落，我以为它死掉了。今年春天，令我惊喜的是掉光了叶子的树枝

江海风物

中《带骨甲鱼》记述了一段甲鱼的食用方法。

俗话说“鲤鱼吃肉，王八喝汤”，肥美的甲鱼清炖煲汤是最好的选择。轻啜一口泛着油花的甲鱼汤，鲜！真是能鲜掉眉毛，食罢顿生“此物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品”之感。红烧甲鱼是传统的家常名菜，起油锅放入甲鱼，大火煸炒，小火慢炖至肉香飘散，再用旺火烧到汤汁起黏，即可出锅。端上桌的菜花甲鱼，外覆一层诱人的油亮金红，加上阵阵扑鼻的香气，撩拨食客心弦。

近几年，许多饭店推出的“甲鱼捞饭”很受喜欢。甲鱼剁成块状，用酱油红烧半个小时，再用小锅灶继续文火慢煮。此时的甲鱼浸润在红润黏稠的汤汁中，口味软烂香糯，吃上一两块后，在泰国香米饭里舀上汤汁，夹上一块甲鱼。服务员一般会给主宾夹一块裙边，这是甲鱼的正点之味，裙边胶质浓厚，食之粘口。

甲鱼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，而且它的全身都是宝，鳖甲、头、肉、血、胆等都可入药，食用甲鱼可有效增强人体机能。《黄帝内经》说：鳖“食之滋阴补肾，养人阴气入任脉”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鳖甲主治心腹症瘕，坚积寒热，去痞疾息肉，阴蚀痔核恶肉。鳖肉主治伤中益气，补不足。鳖脂主治除日拔白发……”《中药大辞典》记载的甲鱼用药部位就有8种之多。

不时不食，甲鱼也不例外。一旦到了春夏之交，甲鱼肉质老柴，肥美不再，身价猛跌，连名字也被唤作“蚊子甲鱼”了。此时和“菜花甲鱼”的无限风光相比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

春到水乡

陈顺源

灯下漫笔

芥菜

□刘伯毅

民谚说“吃了芥菜，百蔬不鲜”，可见芥菜的鲜美和人们对它的喜爱。

芥菜耐寒，冬天也有，冬天的芥菜长得慢，胜在味香，只是冬天的芥菜，叶子有点萎黄，品相不好，即使被发现，人也不大理睬。只有当春风吹拂过，春雨润泽过，阳光变得明亮刺眼，芥菜才伸胳膊蹬腿、舒展腰身，尤其是菜地、麦田里的芥菜，得了土里的肥气，越发壮硕起来。人们在晴好天，拿了小刀提了筐篮，笑嘻嘻走进田野，一边沐浴春天的阳光，享受大地清新的气息，一边挑芥菜。

芥菜长得很好看，叶修长如柳，边缘有锯齿。芥菜也有一个好称谓，和“聚财”谐音。但寻芥菜要有耐心，它善变。在土壤瘠薄的向阳坡地，它长成灰紫色，匍匐于地，这种芥菜吃起来韧劲大，宜凉拌，要多

咀嚼，但香味特浓。长在菠菜和芫荽间的芥菜，也和菠菜芫荽抗争，一个劲儿往上长，叶片嫩绿，叶茎细长。要是芥菜长在河堤上，外形又和绿草差不多，大小不一。到了春末夏初，芥菜还会在顶部结出碎碎的米粒状的白花，不过那时芥菜已经不好吃了。

吃芥菜的时候，也是二三月间青黄不接时。我小时候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生活艰苦的家庭多，好些人算计了过日子。到了星期天，家长就叫子女们去挑芥菜，做芥菜馄饨。富裕的人家买一斤肉和在里边，一般人家摊几个蛋皮丝，调味压色。到了晚上，柴灶上下馄饨，家里香气弥漫热气腾腾。一家祖孙三代甚至四代，围坐在桌旁，桌上有一小碗加了香油的酱油，大家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兴奋和期待，有说有笑一

起吃芥菜馄饨，长辈还往往从自己碗中挑出两个给儿孙吃。橘黄的电灯光，照着一家人的平和满足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和自己同桌吃饭的人在不断变化。有的亲人满怀着不舍永远离开了我，也让我常触景生情，看到芥菜看到馄饨就想到疼爱我的长辈。现在人们喜欢挑芥菜吃芥菜，也有一份恋旧怀念的感情在里边。

许多诗人、作家吟咏过芥菜，宋朝辛弃疾写下了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”的诗句，这既是抒情也是写实，千百年来被人称赞，呼唤人们到大自然中寻找春天寻找美好。芥菜花是小花，似乎也只有一种颜色，静静地在河边田间开着，但这不能剥夺或妨碍芥菜向往春天绽放美好的权利。芥菜的这种品性，我觉得和我的个性相符。因为我也是一个能量比较小，喜欢静又同时向往美好的人……

苑中草木深

□陈健全

“浮生常博物，记得去看花。”这些年来，但逢周末，到家门口的南通博物苑散步看看花，已成习惯。但因疫情按下暂停键，直至清明时节，博物苑终于开放了。扳过指头一数，闭馆足有72天。周日，顾不上返乡劳顿，即与妻子来到博物苑。

从公园桥南的北门进去，人眼草木向荣，人面欣欣，尽管游人多半还戴着口罩。一片梧桐新绿过后，喜见雅枫的新叶间，一簇簇紫红色的小花蕾随风摇曳。想起来，每至深秋，这一路霜染如血的枫叶总是引得众人注目、遐思。不过，怎么就沒注意过，枫树的春天也有花开？

沿新修的濠滨步道往前走，因了连日春雨吧，水清如镜，两岸桃柳尽映水底。九曲桥畔，江鸿掠空，鱼翔浅底，还有密密麻麻的螺蛳吸附于石岸，身子附着青苔，和着拍岸的清波舒展晃悠。柳岸边，桃花已谢春红，焕然一树新绿。挂于水波的柳梢风致最好不过，丝丝绦绦，翠嫩一新。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”遇见小孩子折柳当作玩物，情不自禁想起自己小时候何尝不也喜欢折柳？折柳，不是折成柳条帽，就是归家让大人做春馔妙物——柳芽摊饼。

上岸，方过临水而筑的谦亭，大草坪东南角，忽而一树花开如雪的石楠映入眼帘。石楠新生的绿叶顶端，一团团密匝匝的白花茂盛极了，至少得有上千朵吧。看苑方的说明牌，言其“抗二氧化硫、氯气等有害气体”，让人赏花之外，犹生敬意。树下的灌木为木槿、金丝桃，其叶亦吸附灰尘，净化空气，花期差不多下个月就到了。

转眼间，眼尖的妻子发现灌木林间一丛二月兰，亲切得如遇心心念念的闺蜜。确也是，它叶如翡翠，花似蛱蝶，俏对春光，跳动着音符，

欢快着心情。爱花人都知道，但凡到了春天，南理工校园的二月兰就顿成“网红”，一时爆屏。而北大燕园的二月兰，更因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散文《二月兰》，气象独具，名传于世。不知怎的，同为写二月兰，我却更喜欢宗璞先生的《花的话》，“忽然间，花园的角门开了，一个小男孩飞跑了进来。他没有看那月光下的万紫千红，却一直跑到松树背后的一个不受人注意的墙角，在那如茵的绿草中间，采摘着野生的二月兰。”

好花知时节，再往西行，牡丹园正是姹紫嫣红开遍。一朵朵牡丹竞相绽放，花瓣层层叠叠，雍容华贵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弥漫的花香中，就在绚丽多彩的新品种“曹州红”“雪塔”前，一位娴雅的女士手机咔嚓不已，还来了句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城！”

方抬脚，抬头望见一棵树干耸立的七叶树。娇艳滴翠的树叶为七片，叶大且形美。每年初夏，满树硕大的白色花序，似一盏盏华丽的烛台，蔚为奇观。入了秋，叶色渐红，有如国画中曙红加点儿赭石，加之枝头点缀小果子，颇有禅意。它还有一个别名——娑罗树。提起它，最初还是游北京西山大觉寺知道的，那辽代古刹中遗存着两棵古娑罗树。据说，其为佛门圣树，佛祖释迦牟尼顿悟佛法、涅槃均提到此树。可巧，前不久读到朱天曙教授的一本随笔小书，他就是因为喜欢这树，才取名《七叶集》的呢。

未到南馆，但闻人语响。近到南馆药坛之侧，一看，原来大家正陶然于一株木绣球花。盖因那绣球花绿莹莹的一片，让人激赏。是啊，春和景明，在蔚蓝的天空映衬下，绣球愈发显得楚楚动人。不过，细视其花，它更像一个团结的大家庭。单

玉兰一瓣

个的五片花瓣虽小，但无数个绽放的花瓣紧紧抱团，便成一朵花团锦簇的绣球。况且，每个绣球也不孤单，因为在它的身边，许多伙伴围拢着成簇开放，一体焕发出生命的华光溢彩。

药坛中，一地的泽兰、马兰、芍药、薄荷、益母草、丹参、鸭儿芹等始露风华，而青青艾草已郁郁葱葱。我忍不住抚摸钟爱的艾草，一股奇异的馨香随之沁人心脾。记得小时候，进了初夏，妈妈总不忘采来艾草，将之煮水，本草香味浓郁，让我洗脸、泡澡，浑身舒爽极了。端午一到，满城家家绿艾悬门，艾叶如旗，菖蒲似剑，艾香飘逸。妈妈挂一束于门楣之上，总是插一束艾草于堂屋条几东首的青瓷瓶中，满堂生香，少不了说声“家有三年艾，郎中不用来”什么的。及至长大，方知出典《孟子》的“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”。

苑中徐行，海棠、樱花早已落英缤纷，落红一地。看来，今年的物候早于往年，它们的花事可惜错过了。而一篱蔷薇的花蕾倒是含苞，应离花期不远了。

赏过稀见的藏南丁香、朝鲜丁香等紫丁香，入濠南别业的铁艺大门，一抹云霞又惊艳了双眼。先贤张謇手植的一架百年紫藤，盘根错节，花枝茂密。一株白色的紫藤如瀑布般，香气缭绕，蝴蝶蹁跹；一株紫色的花穗满吊，宛若流苏，渐入佳境。纷至沓来的游人，尤以女士为甚，久久拍照不去。这，不正应了李白的《紫藤树》诗所云：“紫藤挂云木，花蔓宜阳春。密叶隐歌鸟，香风留美人？”更妙的是，恰遇同乡的新华社签约摄影大师宋诚林兄在此创作，我们每年不约而同相会于此，拍几帧特写留念，不亦乐乎！

意犹未尽中登临别业二楼阳台，放眼望去，不止于苑中，通城也层碧叠翠，一片新绿。到底时序轮转，疫情不掩芳华，生生不息的草木告诉我们，2020年的春天已然到来。

芬芳一叶

上竟长出了新芽，渐渐的叶片重新布满枝头，清新翠绿，吐露一片生机。劫后重生，我感动又欢喜。疫情形势持续向好，史上最长寒假终于结束，回到学校，回到孩子们中间，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，没有比这更叫人高兴的了。在南通图书馆借书，挑了一大堆难以取舍，没想到管理员说：“你的证没有逾期不还的记录，所以一次可借阅14本书和两本杂志。”耶，捧一摞心爱的书回家，可喜不可喜！老公从海南岛寄了一箱椰子，坐在家里就能喝到新鲜的椰子汁，可喜；开车上班，一路都是绿灯，可喜；网上搜索，搜到一篇新发表的文章，可喜；宠物狗生病，在宠物医院挂了10天水，又能吃能喝活蹦乱跳的了，我揪着的心终于放下来，可喜……

朋友说我的“开心点”低，凡事高兴是因为生活平顺，少有烦恼。其实不然，也许我们会以为只有有钱有闲的人，才觉得一切都是好的，其实清少纳言命运多舛、身世坎坷，她身处逆境，却对外界的美好有着纤细敏锐的感受，尽享自然与人间的惬意与欢快。所以，对美好的感受与一个人的境遇无关。苏青晚年蛰居浦东一间陋室，年衰体弱，孤独贫困，却一直让朋友寄不同节气的花籽。那一年，苏青的病越来越重，自知来日无多，她还给朋友写信道：如寄花籽，只要活一季的花……

生活中可喜的有意思的东西很多，有的虽微小却温暖。它让我想起了一个词“小确幸”，出自村上春树的随笔，解释为“微小而确实的幸福”，就是那种也许你平时不曾注意，可一经提醒就会觉得世界瞬间变得如此美好的感觉，这样小确幸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。

阳台上的一盆白兰花，去年不知道生了一种什么病，枝枯叶落，我以为它死掉了。今年春天，令我惊喜的是掉光了叶子的树枝